



09972

明魏大中著

潘母傳



歲丙辰予邑之舉南宮者五人齒則先碧潭會同年兄弟後先爲其尊人徵言也碧潭則淚歎歎下曰澄不肖乃以沒吾先慈也已又淚歎歎下曰何敢以澄不肖沒吾先慈也揖予而前曰傳則以屬子予傷碧潭之意而有所不忍辭也於是碧潭乃言曰先慈姓孫氏外王父孫阡外王母徐氏年十六歸先子景韓公年二十舉澄年二十五先子補邑諸生第一卽廩諸生間年二十七而稱未亡人年三十六而澄補諸生嗚呼年三十七而未亡人亡矣乃又言曰先子性喜博綜母論經史卽醫卜星鑑堪輿諸方家言靡不絕深入微者先子得一意研究無米鹽累先慈力也乃又言曰先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四

一

子見背時王父濱溪公王母錢兩髮垂白堂上王父性醇篤不治生又累世單葉無以佐王父生并曰機杼惟先慈焉是須茹荼食辛以日爲歲亦併夜爲日矣乃又言曰澄幼隨王父母飯每飯欣欣鼓腹先慈攜女弟啜粥耳間以飽女弟蓋先慈未嘗獲一飽也至且述王母所以臨母夫人者碧潭哽塞不能出諸口又懼或無疇行慘色足以動當世文章之士夫忠臣烈士孝子節婦出乎其性至疇行慘色以自見要亦有不得已焉假母夫人微以少寡自將而以力貧攻作爲苦豈不令人重憐而家人舉蹶焉以自降今何以合鬢鬢者忘其無以子熒熒者忘其無以父而且率其勃谿之常者無改也當人生之至不幸而以夷處之斯爲難能也已嗟乎予邑蓋又有趙母顧氏云潘夫人年不能四十趙八十有四碧潭猶及嬉景韓公之膝趙腹其子壁不及見其父潘夫人事兩

尊人唯謹趙爲其祖姑吮癰鼻病劇至浣持廁溺無難色潘夫人其姑莊臨之趙爲其兩叔偪更嫁旦夕焦然無已時也趙所謂有不得已焉者乎往予在諸生嘗偕同志上趙事於有司以貧故中格往年八十時其子璧嘗乞言於予未有以應今聞其歿矣蓋予傳潘夫人而重有感也魏子曰人患弗能章顯其父母不知其父母視其子碧潭異日撫百姓碧潭不自飽而百姓欣欣鼓腹如母夫人之字碧潭上官和厲不可以一槩一如母夫人所以奉碧潭之王父母事變之來屹然不可以動一如母夫人之愁餓窮蹙濱死者數矣而矢靡他志斯所以章顯其母夫人也是母是子予則有以徵碧潭矣

丙辰四月

跛道入小傳

跛道人者粵之興寧人也生九歲而跛然絕穎慧爲諸生卽廩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四

二

生間赴朋好之急如鶩馮昌麻沈一芝何仕冢皆不遠數百里往師友之已聞白沙先生學盡悔其平日所自爲學己又聞佛氏學出走其父跡之歸歸亡何父死闕喪舉廣東鄉試十六人計偕來京師訪其友之事性命者友亦交訪之旣見普門和尚所從三僕遣歸其二而祝髮爲弟子普門如東昌從如東昌東昌朱延禧絕愛之畱踰年長鬚髮矣予鄉馮盛典朱所舉士當往守廉州朱護道人致馮所令郵之歸道人至則又畱予鄉結廬幽澗之上而又遣其僕曰吾不願與眷屬居也尋游徑山未至遇閩谷和尚心折返幽澗寒月念其母甚與其妻子決策歸魏子爲文送之時道人三十有一歲不知其終如何也稱道人道人別魏子曰吾當爲道人也

戊午正月

福建按察使穎亭陳公行狀

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穎亭姓陳氏世居嘉興之王帶鎮宣德中
鎮析隸嘉善遂爲嘉善人高祖惠曾祖芬祖雷父卿以公貴累贈
禮部精膳司郎中世力田有土行而贈公嘗以粟貸饑不取償爲
德於鄉尤厚鄉之人蓋日冀陳氏之子姓有與焉者矣贈公配盛
氏贈宜人生公公生而穎慧絕人稍就童子試試輒奇已邑令奇
公自拔公而學使者奉江陵功令過謹闔邑置不錄於是戚舊有
難之者勸徙業矣公不答贈公意亦不中悔也丁丑補諸生卽聲
名籍甚諸生聞壬午舉鄉試高等丙戌成進士授魏縣令以廉律
已以惠字民以法鋤奸雖憑陵氣勢不懼也亡何以贈公艱歸歸
益以晰民間癢痾幾務失得之所在補令句容句故畱都孔道又
澆瘠難治公旦出晚入寢與食飲常不以時而百務爬梳荅游刃
於衣襟塵土之間故事解役四十八項導解之費歲不下八千餘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三

金公條議官吏領解傾銷道里費取諸羨不以愈民百費不禁而
自絕畿南各邑至今效之斗級司庾騷費不貲公以吏代役歲更
一人需索乾沒諸弊自無所庸而穀陳則減賈以糶穀升則增賈
以糶民更便焉大都民役於縣及縣轉繇役於上在必不可省者
以官吏應苟屬可省如櫃頭軍胥匠胥諸役徑議裁革不以蠹民
民自公令句以來幾不識有黑衣之隸矣公以句濱江旱潦易爲
菑脩舉百丈白米鄒陂黃堰等壩倣古溝洫爲數世利又月三試
士以程其行能而女婦穿燈踏青諸嬉習嚴爲禁殷殷於本教者
如此居常服食如寒素過客厨傳有常則遇事屢照劓發貴人無
所關說而老胥不得舞文其間實究其澤於下非以文貌爲治去
句之日車軼不得發旣去而民尸祝之謂自句有令唯徐九經丁
賓迄公而三云戊戌公以治最當選入臺省公詣銓辭之陞別部

主事時時念少失盛宜人賴大母邱有今日邱春秋九十有二矣
疏乞南以圖地便改南虞衡虞衡主皇木有循陋轍爲商人居間
者公大怒卽日公僉畱都素耳公廉至是望實益隆隆起城工則
引重公龍江稅則又以引重公一切城值關稅俱不能爲姑臧之
潤而龍江下流不百里爲儀真時稅璫銜新旨設津邏其處且覆
征張甚公以暫攝當方張之焰白其事部堂云某且移文稅璫儻
不聽幸公疏爭之不應公退曰此吾職也吾自以吾之去就爭之
遂移文云龍江稅祖制也監所稅權宜耳非法也法無百里而兩
稅者請與監兩請於朝監必稅請罷本部之稅不然者監請止稅
璫憚公詞直頗依違以答公立示其委官云業期會該監本部稅
該監不復稅矣如借旨侵漁者有法稅璫爲之氣奪龍江得不復
稅明年改南銓辛丑以考績行中途心動請告歸歸而大母邱病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四

四

尋不起得躬湯藥親飯舍云乙已服闋補儀曹積資當遷矣一門
人在銓邀一謁主銓者可速時日公定不往久之陞副楚臬尋參
楚藩俱備兵武昌武昌省會傍江盜每乘夜入劫卽逸入江江行
倏忽至興瑞間卽界居兩省柯陳十二姓藪盜萬山中莫可蹤跡
而楚之兵政尤廢無標兵公議卽於武左二衛練兵內揀四十人
輪直以備警又檄郡邑首領武衛夜二員巡必周嚴冬丙夜間身
自周巡以防疎怠而省會無失事矣又計以官獲盜不如使盜族
自獲盜十二姓雖盜族要其間苦於累盜名者必不少遣官齎檄
以諭令諸姓擒賊自効悉與更始諸姓素服公威信至是亦迫欲
自蒞其宿恥不踰月縛四十餘人以獻皆劇盜也公謂此可化而
爲善卽以各姓之有功者署爲長立保甲編烟冊行業出入註之
籍月以聞官而又以地界兩省無專轄不可以善後議設捕盜官

其間以府衙兼制與瑞於是盜無所匿胥棄兵弩而持鉤鋸矣楚
大小歲祓公時兼攝數篆先後發鏹金備賑者二千八百餘金民
以不饑尤加意刑獄夏疫冬軼每救各屬清釋不得槩爲淹繫人
死限以三日赴簡五日具招過期者以不及注考而盜情惟以初
供爲據更楚俗健訟公方以法馭之誣且不得行矣一御史所行
獄詞小濫公以爲言御史遂思以危公詢於明龍郭公郭悉公治
狀不容口御史慙而止公當其爲令時鑑塘朱公撫南圻凡有條
畫朝上夕可在楚於郭公交洎如也而郭知公此可以觀公矣癸
丑陞四川按察使兵備建昌時方用兵建夷公曰此非臣子避勞
避遠之日以十二月啓行溯江入蜀備經奇險沿途周詢於以禦
禦夷有成畫矣抵潼川則建昌業已有人惟有守上川南缺兩院
雷公權理咨部改憲公不可奈何奉命備兵而冒昧以就他職棲

遲以候部文上負朝命下失身名也拂衣東歸已銓曹堅護前悞
謂上川南原係兼銜強公再赴公曰國家設官有以守巡兼別銜
者未有以別銜兼守巡者堅臥不起而議者重公之歸遲公之用
乙卯亟起公福建按察使而公已歿矣公圓顛盜背止如山峙性
夷坦無城府而見義屹然不可以動常時簡嘿若無意于事者而
先物赴幾如睹事後每出肺腑示人而人亦不能欺未嘗迂物而
亦未嘗有意以近人嚴重不可犯而犯者率不與較生平無苟取
而不爲噉噉名在魏在句革大戶典戶之支直者歲無算德公餽
公子去邑之日唯臆卻不受楚鏹以賑饑矣其贏以刻歐陽集及
律例雷署中濱行帑吏更以其贏請曰例也公曰吾例又不爾以
故家居不甚治垣屋而贈公所遺田宅又悉以遺其弟弟繼母錢
太官人出也姻親之貧不自給者歲贍之以數畝之入於總角交

終其身無貴倨態實齋陸公鄉先達以盛德聞子孫不能振以其
墓田售人人轉售公公售之而召其子孫歸之俾世守焉任宦所
至故舊子姓能文者陰左右之不令之知也居恒語爲令曰恤民
曰不愛錢勤理事又曰宜興者興之宜革者革之要以不得已行
之又曰如吾邑則令而除北運之常例醜也虧田何以不復學宮
何以圮塘何以不築也而天下可知也語催科曰催科中撫字語
聽訟曰不受囑而以小心詳之語刑罰曰盜賊奸宄平民不同科
大約不得以吾怒逞之不得誤認此爲風裁語事上臨下曰有體
語爲監司曰不爲撫按牽制不爲府縣所鄙夷所竊笑迺可行吾
志矣語凡居官曰居吾職盡吾心平居悉心籌畫臨事固執之而
強爭之若趨迎與夫表襮吾不爲也公所言卽公之操向矣公生
以嘉靖甲寅二月十有七日卒以萬曆乙卯十月十有六日享年

乾坤止氣集 卷三百二十四

六十有二配盛氏封宜人無妾媵子二山毓縣學生娶顧氏侍御
海陽公女龍致吳江縣學生娶丁氏光祿寺署丞謙所公女女一
適兵部主事了凡袁公子縣學生儼孫男七舒聘吳江光祿寺寺
丞孟庵沈公孫女敬聘秀水太學湘石沈公女臨聘刑部主事龍
門錢公女麗未聘山毓出聚未聘脩聘吳江仁和縣令季侯周公
女更未聘龍致出孫女六一適廉州府太守桂海馮公子縣學生
季鴻一字孝廉孟瑕支公子允堅一字大中子學濂一未字山毓
出一字吳江太僕寺少卿蓋庵趙公孫其一未字龍致出山毓等
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圩新阡蔣乞表墓之石於名公譜公言行
之詳屬不肖爲狀不肖涼德慙聞無能爲役而公之不朽者在句
容在武昌萬里奔命一辭而退其志節之皎皎者在天下通籍三
十年所在著能聲而屈常調又淹月日多遠惡地也眞具幹濟之

材而進退出處之際卓然能自持以正者懿美未章風流不遠誰
職其咎用是摭其最巨足傳者次爲狀以俟徵信者有所采焉
月八

先考繼川府君行實

於乎中孤不肖先君子未嘗有一日之養棄不肖孤者二十九年
于茲尙在淺土不能面目爲人圖卜寸壤襄事惟微名德鉅公一
言庶幾不朽又懼以中之無聞併累先德稍摭事實再紹信狀以
請伏惟慈矜賜之闡拭先君子諱邦直初諱德成字君賢別號繼
川爲舉子業稍試有司不效遂棄不爲以處士終中茲滿考得贈
脩職郎行人司行人會乏冢宰未得覆請如何先不知所自來矣
世居嘉興遷善鄉之東歲圩洪永間諱伴者爲徐贅婿徐當戍滇
之大理則代往戍竟世隸戎籍焉宣德中析其鄉爲嘉善遂爲嘉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四

七

善人後數世諱顯者以農俠稱老長官聲亮四聞可里許雞鳴起
卽里中聞老長官聲咸起卽不起巡里中排戶入矣農家而猶是
高枕者里中諸豪橫輒時時抑諸豪橫里中豪遂相戒無敢橫蓋
里中德老長官老長官亦復懼老長官老長官云四子次隱齋公
則又坦夷樸厚不慕古有古風生南川公公性行如隱齋公乃授
廬授粲授樞者徧菴功也配大母楊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日
午時生先君子出育於從祖母五歲歸侍楊明年楊卒及葬議火
先君子號仆地何爲是纍纍者南川公怛然是纍纍者亦半我所
授也於是厝不火已繼大母周諸所以後先周者甚宛至丙辰先
母薛來歸辛酉歲潦大父家漸落伯父先君子咸有子女食指驟
議析箸矣而大母周報舉季時叔可十歲亦周出也顧擊掌頓足
呼曰又且一箸大父蹙然曰小子爲若言即吾誠不意吾挫產而

乃以益兒趣溺季先君子亟往懷季蓋先君子護季唯謹而背稍
受咎矣時先母舉女洗竝字之計與季共一箸焉大父猶日嗃嗃
謂必開異日者兄弟隙先君子業不可子畜而故所出育從父家
頗饒無子法當先君子後先君子遂以季出後卒得成立爲諸生
焉徐析箸取其田廬蔽惡也叔未便聽易之叔責先君子爲損箸
資之屬條編未行當里徭者中人之產輒破大父旣垂老不任役
而伯父又慮以任役毀家先君子慷然安有兒子挾婦子嘻嘻大
人日僕僕官府爲隸胥所囂偏乎毅色請代迫亦不從伯叔告協
家故不甚腴亦卽立傾不能以朝夕餽粥悉織粥諸市盡則先母
偕女兒勸紡織易米鹽單衫徹冬牴龜指手先君子日出與人象
棋陶陶自若也一椽一壁必剪以糊其口時先母方娠不肖中戚
族戒弗入產者無居慙先母從第一楹生中先君子卽慮中異日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八

者就傅羔雁資又母以紡織病矣無以生授徒里中徙家就焉丙
子徙鄆村去東歲三里而近已卯徙凌巷十五里而遙丁亥徒知
浜三里而遙辛卯復徙于凌巷所授生徒必羣之以禮坐作應對
進退拱揖肅如翼如威儀儼古明廷焉授誦量其資性俾有餘地
而不殫其力復徵候其神色健王黯倦爲課督訓書書無弗善遇
暑雨慮以辱質襲冒致病必具午膳餉其居之稍遠者不使歸跣
而至者視濯視起必親又聽其脩脯所入不以間以故有弟子者
爭得先君子師體爲之備而朝夕恒不能給既違大父母鞠下日
憇憇自將覲饋源源織物必上雖大寒暑必徒步致之迎大父養
大父不忍舍去則又不忍留蓋大父稍稍自訟泣對如孺矣恨不
得事母事母舅如母歲時問遺省視視酒肉唯腴臨其喪哀如子
子弗如也從父嘗病時先君子亦病則抱枕席往侍臥起焉叔家

染疫比屋裹足相戒先君子數里外則顧獨往周旋護視疫竟起
先君子亦不染也叔病間曰今日乃知我二哥哥病瘵者數歲時
時念之不能去口數往視歸不能安寢也居鄉黨間和煦以入絕
無町畦十年以長叔之雁行者兄之婦女媵之與言慈與言孝與
言弟無老幼智愚良賤並得其懽心農輒與言農賈輒與言賈織
又輒與言織盡狀其意諸隙分譬敵迫叩先君子無弗應卽無弗
解解亦不復再構恐無以見先君子里中事固有不之官府而願
得先君子片言曲直唯命者矣至骨肉之讐稱引父母陳說道理
間爲灑涕悚其良心無弗鼓動有某某兄弟鬩牆者數年一夕其
弟來愬先君子爲宛折曲譬旣憬惕辭去則先君子啓後戶令出
兄果屬垣者久之入卽謝先生直我先君子曰爲若弟言爾爾卽
不弟安有欲殺其弟可稱兄者氣遂折徐又爲宛折曲譬以去去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四

九

各泣涕引咎旦日同詣先君子謝懽如初甚至夫婦妯娌瑣細
之爭亦羣相愬白和釋而返德氣蒸洽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又
先君子好自藝蔬蔬二畦行列脩整剔蠹甚黃鮮好葱蒨可愛夜
間札札刈蔬聲起從窻罅窺之霜月之下見左肩所紉綴狀識爲
東隣第二家某子甲也向家人切切私語本慮警動致不自安而
已委蔬遜矣厥明畱其半御冬以其半分饋東西隣各二家實欲
遺之又實欲泯其跡令人莫之知蓋凡事宛篤周摯類如此平生
無以非禮相犯者而意所不可不能詭隨一隣右以剴語致憾幾
攘臂而詬旁不能堪者欲代起與鬩先君子止之曰理未明氣未
平未可與言彼徐當自思越數日踵門謝待之如常後先君子徒
宅牽袂頓跌惋慟悽惻如赤子之失乳焉先君子凡四徙所居成
聚飲席必有繼川先生無先生不坐當其徙時隣父老子弟婦女

陳筐列筐嗚咽悲酸環不忍別束脩以上非矣又以上大父母又不肖中羔雁行囊賴是且時爲諸弟子具饒簞瓢屢空矣然未嘗一啓齒告人故終其身無菴粒之通無一飯之德亦未嘗有憂生之嗟見幾微于顏色獨天時早潦見占輒憂感至不下咽又性好施予急人之急如恐不及遇餓者倒屣授之每至懸壘家人或不能堪泊如也比舍船屋幾圯者數矣一日雪市飭者假泊其下夜半聞洶洶崩屋聲先君子曰是飴賈將殆亟起冒風雪以往正上壓下泊如仰沫魚爲奮槌發覆出汨解衣裹之畱之家得不死蓋彌窮解厄無虛月矣不欲以養生故傷生弗食性性整潔所衲衣履有敝而無垢餘暇好於籬落間雜藝卉菊自娛嫁女曰貧女不易當舅姑父復夷虜道爲嫁後耳資乎食必視諸兒舉火乎未也不肖中能言卽日加諸勅令耳吾所授弟子書漸有知每于就卧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四

十

時告古忠孝節烈事數條將旦輒令解說自喜又每言南臯先生以疏劾江陵謫戍口中時以爲古人也丙戌有傳三進士劾房御史章至家壘者嘖嘖相示先君子旣垂暮無立錫之地族長者諷叔父曰往二哥爲若等代役爲若償責又聽若便易產今二哥無居乃若所贏址猶二哥地也盍還之爲二哥歸計于是吐畝餘歸先君子不數日卽售之充不肖中脩脯資時中童子試輒北先君子猶謂是營兒腹不營兒家也姍笑籍籍丁亥大父卒庚寅大母周繼卒二喪未舉先君子營必舉支千家弗利不顧壬辰二月中候試學使者則心日怔怔怛怛動十一日馳歸則先君子以外感常就枕然聚生徒授誦如故中疾爲遣去身且畱先君子志躍起曰我無恙試且逼走毋負我矣手減一簪五分許囑試具費於乎痛哉猶躬解維也又迤佗望不肖中沒髮杪始入是十三日也不

十五日申時卽終于正寢得年僅五十六於乎痛哉故所得平
其里無不爭飲食魏先生兒泣涕當年事也配先母薛氏生後
先君子四年歿後先君子八年力貧支憊備所不堪以惟先君子
別有紀男一人卽不肖大中先君子歿之三年而始補邑諸生又
十五年而始舉于鄉又七年而始舉于南宮服官者四年矣無一
可以慰藉先君子者娶錢氏茂才惺寔公光祖女女三人長適凌
守義次適吳濬三適沈應遠俱農家子孫男三人學泐增廣生聘
茂才翼廷吳公邦輔女娶吳江茂才完宇嚴公與敬女學濂聘解
元貢聞陳公山毓女學洙未聘孫女一人適茂才允晦曾公燾子
培曾孫女一人未字夫本質可以測性微細可以滙源底窮可以
觀誠語有之操行甚難而湮沒者不可勝道也夫非人之責歟

董坤正氣集 卷三 墓誌

十一

故不諱細小臚其蹟似以承孫子中嘗疏聞于上曰臣父孝文仁
郵節廉自將如此以被明綸庶幾不辱矣卽今乞言于大君子亦
自謂其可以借光天祿之藜無玷名山之副也其不以中不肖故
而勉爲闡播俾沉光爲耀令聞長世先君子不朽中死不極
庚申三月

爲先孺人徵制詞略

先孺人歸贈公而貧家以里絲故益落贈公愈益落拓不以家爲
事俯仰皆先孺人十指也已贈公教授里中束脩所入幾何餅糜
馨而好施靡窮蓋先孺人能聽之無幾微見顏色爲性整潔杼軸
饌飲靡不精好製服儲木棉之最白者爲用綉綉出一手巨首尾
無少巨細以爲常有售故書者先孺人見之泫然慟不孝曰兒浮
與之直人當其貧時無所不售矣乃售書蓋有感于先贈公時事
云能鑿謬人于童稚中覺其不煩誠孫帶勿離近有稍富厚之家

宋爲孫輩灼者輒令不孝謝之貧吾家之常姻婭中貧薄不偷嘉會時易損兒子輩志氣不可諸力貧文憊及孝慈常行不能殫述時有明理義之丈夫難能者焉 甲子二月十三日

爲婦徵制詞略

孺人儒家女其父母頗稗畜之而迨其婦于魏子也惟魏子言是聽逮事先孺人者六年諸喪汲非曰旦暮不敢忘事先孺人于彌留諸澆濯扶持稱其爲人子婦矣瘁其十指以佐魏子頗亦如先孺人之佐先贈公日亦念其父母弟妹而未嘗以私也魏子有三女兄其子女不能給者視吾力字之曰先孺人之意也雖旦晝哺外內臧獲以及竈下畢及矣而後自及常不及常自笑焉魏子舉于鄉迄今十五年無錐立之地以居食指日益繁不能以朝夕孺人布衣操作率婢子瘁其十指一如魏子爲諸生時魏子得以無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三內顧憂也 甲子二月二日

主

書朱君三事

予以乙未交君三蓋傭經地不數武而近旦暮相驅也過君二所案頭每有書尺許不問今古皆蠅頭細書叩之其尊人杏里先生筆也予兩人並貧甚而君三長於予十年父子困諸生間更憊矣君三念其貧時復念予之貧米鹽凌雜咸相告語復時時道義相勸勉蓋君三卽憊甚要父子矜飭無升斗苟且爲朝夕計嗣父子歲有館地食指簡有田數十畝有米數十石長子女漸嫁娶矣而不少甦其憊食御還往供費如常時先生三十七而鰥不庚娶遇先生於途角巾布袍數十年一日也君三一布裙寒暑其之貧無甚不甚等憊矣予離家三年歸問其親故而君三以正月喪父其婦張躬湯藥浣滌惟謹後二十五日亦卒子婦薛新產哭其姑同

日卒亡何所產子亦死嗚呼宜其憊矣一日君三過予相勞瘠骨立兩鬢星星白也眼赤淚簌簌下氣哽咽不能語大約有可告之友而難明於家庭間者明日率其子浚拜予門下又明日浚持君三所敘杏里先生行畧暨二婦所以死者乞一言也正想焉無以益浚夫生於儉而死於孝爲子孫者不可不以不念也歸而求之有餘師也已矣遂次而授之 丁巳七月

課无咎第

看書只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自然有得聽講時最要於口角吞吐處細聽不得放心錯過

看時文最忌展卷便閱須先將題目自家扞軸一番破承至結躍然胸有成文然後將文細細參對疑處得處俱細細與師友商量如此則不期成誦而自然渾熟作文日無心摹倣而自然機來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四

三

今只將輕鬆清活之文熟玩一首餘功將時刻中佳想路記數段亦可瞑目靜坐沉思更妙其玩過文須常將來口頭念眼前過心上轉

作文日題目到手最忌繙閱舊文只將本題沉潛涵咏從題目虛字處討機從題目寔字處討意抑揚反覆自然成文只以性靈抒寫不妨力量未到胸有成文然後下筆稿經參覆然後磨真一字不苟乃是

溫書五張一起或四遍或五遍掩卷誦過展卷覆過復將本文從頭至尾抑揚反覆數過有疑處即時質証毋得含糊擲過

總之行坐卧時心心念念都在時文機括上耳目不外構游念不內出不獨時文透脫卽本性靈通矣

焚黃告墓文

崎我列祖積脩累行蒙禍抱璞未大其聲嗟我仁考遭家不造備嘗百艱善以爲寶雜中不肖幼情而嬉弗克承志大感是罹畢喪三年始補諸生又十五年始與鹿鳴三舉禮闈而對大廷予以四方暑雨寒星已未之五例當上蹟以在征途不遑報覈陽止還朝春曹懸印既四越月百扣如恪儀署移文功司受伐引而陛見幸無隕越格於功令命止及身陳情於帝庶以逮親迺大司農釋銓之寄迄夏六月天官始畀次第題覆徵制曰可山陵戒嚴尙璽不果十月十九始沛恩綸人子常報中獨遂巡捧敷之初已告於祠善積厥躬天子葵之雨雪綿亘未宣於寤嚮茲霽吉膽黃以陳凡族初補以暨旁親同藏斯坵共鑿斯禮尙饗辛酉正月

告先妣墓文

嗟我考我妣所以教育大中者何如也仁考棄大中者二十九年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四

高

於茲始得奉天子敕命贈脩職郎行人司行人今日焚黃于墓維我慈妣格于功令恩命未霑大中之私恨何窮我妣之在九京亦必環迴數十年者之情事而百愴交集也瀝酒告哀尙其鑒之辛酉

嚴瑞溪祭文

往與兒子淨卜婚也而難其人己來灼者曰嚴公雅士課讀課耕無他事費不甚饒而時以其息佐縣官之急嘗一再赴大賓之席而足跡不至公府游道雖狹愛儲名山水畫婆娑其中有女孫及笄于是令淨兒委禽焉尋北上今歲奉使青齊登泰山觀日出瞰瑤淋瀉變態百出舟車所至末有同者計欲舉山水之似畫者登公之堂一商略其畫之似山水者而公已歿矣然則終將于煙雲

山水間一貌公之眉宇也乎

丁巳三月

顧心字祭文

余總角而交允晦允晦再室實維公女今予與允晦嗣爲兄弟公
女余女姑也邇予女離其母而事姑如事其母卽允晦之家嗣在
祿失母亦卽在祿得母而迄于今忘其非母且以公若公之子及
余視之均甥也蹟所以惠顧其甥者予愧公暨公之子公之喪予
其能恂然乎溪毛之將有其未將者矣

章侯祠碑醮金疏

絲今而思章侯實實有父母斯民之意事詳氣定且教且愛士民
實實食其德不虛在口舌文告間彼其時門以內絕不見有鮮衣
怒眦高睨闊步魚然而向人者邇獨敝極矣起視四郊形聲之表
尙隱隱隆隆不至斲削幾盡者未必非侯所畱也侯故有生祠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四

五

未嘗樹碑以告來者近池魚之殃殆于露處方共盡然而孺蓮持
往所醮金而未徵者來商其事且謁謝侯祠而徵金者業已至再
爲之色喜予以知舉之易易也

丁巳

唐忠烈公文集卷一

明廬象昇著

涇縣潘錫恩校

鹿忠節公傳 畿輔通志乙百有四卷

公諱善繼字伯順人稱之曰乾嶽先生永樂初自小興州徙於定興神宗時所稱忠諫御史鹿公九徵者公之大父也熹宗時東南諸君子構黨禍有挺身破家以救之事雖不果海內競傳鹿太公正者公之父也公少而卓然自立志於古人之學 橫雲山人史藜本傳端方謹懃少讀王守仁書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 薛章句薄溫飽不與俗浮沈究心於國家典故經畫巨濟鯁鯁不倦古貌端莊髭髯飄然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芒屨布衣教授諸生不為謁選獨與孫徵君奇逢為莫逆交魏忠節大中周忠毅宗建聞而訪之四人訂交於楊忠愍祠下歛歔歌笑人不測也勉起為司農邸時神宗在御久士大夫相與偷愉結交飲宴卽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一

得嘉譽華選公獨日講求于職掌與同舍郎袁君應振精心鹽筴曰兵弱矣禍將起救弱莫如強非富則不能強非鹽筴則不能驟富且不病民袁君領淮離振百年之衰至今賴之公為粵東八閩鹽法議後之謀國者不能易也大司農察其貧使督圍政稍可資衣食公一無所問而清冒破三百緡於奄豎之手幾及禍不避也未幾以母憂歸勺水不入口哀慕若孺子人稱至孝服闋補故官暫署廣東司時天下無兵兵苦無食一如公料遼餉絕而大臣力請發帑不許請還金銀花於計部不許適廣東金銀花解至公輒發以應 史藜本傳善繼稽舊制金花貯庫備各邊應用乃奏記尙書李汝華雷以給餉噪公安之急召入衆且謂子杖公飲噉自如至闕而羣閹闔屏留之使立解公寓意於司筮報曰已發三日矣歸而勒之還公曰有可還安用借上謫公去而勒大司農還內庫直聲遂動天下公卿

臺省競爲申白公乞歸皆不報公徑不待報而歸菽水爲養教授如平時有終焉之志光宗御極首復故官使典新餉蓋是時司農仰屋無計驟加派於民幾倍正供改別爲藏察廉吏以主之特以屬公公爲立章程解者至使自封識而寄於帑領者至而衡以付之官爲持平而不爲出入一無所染於其間吏亦不得上下其手司農曹以主帑如脂此法立如水矣遼陽失察才吏補職方改公主其事余故得望見公公爲大司馬草疏請斬潰逃將逮逗遛將自請先正刑典以爲法行自近當是時天下久無法聞之皆震動而言者遂指摘之公又力拄言者之口神宗時犯顏易而犯言路難公諤諤不特朝陽之鳳矣時天下久不用兵將帥皆飲酒賦詩以自飾無有知兵者一經變故士大夫亦鼠竄去公曰不獎往無以掖來也乃極頌戚大將軍繼光功請錄之而恤死事之監司高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那佐潘宗顏縣令張振德以風焉大司馬王象乾以中樞行邊請用廢弁張思忠爲將思忠故猾吏也爲姦宄都市中求要人以干職方職方不可乃介要人而求行邊者公與正郎耿君如杞立持不可政府擬旨切責公上書首揆曰本兵在部其所爲有與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執爭何獨行邊而不可且言莫子違可以喪邦天子方容廷臣之獻納何獨行邊而不可勿謂能違沮之職方爲易得勿謂能去違沮之職方爲小失也首揆怒公不變色事竟寢上特簡孫公愷陽以輔臣泄部孫公違衆論辟逃臣公遂從之闔榆關請更奪逃臣逃將以新耳目使畏法不畏敵事無不可爲蓋公在中樞一意持法始終不變士氣賴以振云時朝議欲以爲銓卽且以爲壘丞公謝之曰使來丹微之間不忘情於此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卒守常調四年在邊不遷一階天下服其恬孫公任經畧公

贊軍事孫公嘗曰伯順在坐使吾輩非幾盡杜儼若嚴師其助我

神明者不止謨謀也史藁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

饋遺絕宴會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與相勞苦承宗孫

高之若左右手其拓地四百里收復數十城堡善繼籌畫為多子

公方欲渡河而朝事中變逆璫魏忠賢竊柄孫公入請對以公從

璫疑為清君側惡幾不免而時又逮楊左周魏至公之太公舉義

為助破柱為臣公益幾不免時燕趙之士皆階璫驟貴公獨與今

大司馬質公范公凜凜自持堅臥不起今上御極首以公為尚寶

少卿公遂巡兩年而後出擢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公物望既高

士論攸歸旦夕可柄用猶勤於吏事如初服官時已巳冬都城戒

嚴倉猝無可倚公謂非起孫高陽不可孫公出而四城復公功第

一公尋引疾歸為四書說約教授如曩時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

朱陸不為一家言天下稱其躬行實踐居七年定典瀕於危公家

江村去定典一舍其子解元化麟侍太公以避公身入孤城為守

邑令病守六日不能支公烈烈而死名臣言行錄公方移疾村居

京遂辭且墓令子化麟侍父於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公守南門

兵從西北隅上挾刃索衣公嚙齒大罵兵怒甚砍三刀復射一矢

而解元亦不勝喪死於孝史藁化麟舉天啟元年鄉武士大夫爭

訟於朝大司馬楊公文弱史藁楊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

平山海請處嗣昌不附逆聞於東林本無嫌遷交故侍郎郭鞏諱

成廣西其鄉人有為訟寃者嗣昌以鞏已部民以聞於朝遂為給

事中姚思孝所駁鞏故麗名逆案而思孝附東林起復嗣昌力辭

林件後以父憂去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林起復嗣昌力辭

不許嗣昌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信愛之嗣昌銳意振刷欲大舉平

-5 165 35 945" data-label="Text">

賊僕信熊文燦薦之及文燦受事即議撫嗣昌復陰主之而文燦

史藁大學士孫承宗理兵部事推心任之及饋遺絕宴會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與相勞苦承宗孫高之若左右手其拓地四百里收復數十城堡善繼籌畫為多子公方欲渡河而朝事中變逆璫魏忠賢竊柄孫公入請對以公從璫疑為清君側惡幾不免而時又逮楊左周魏至公之太公舉義為助破柱為臣公益幾不免時燕趙之士皆階璫驟貴公獨與今大司馬質公范公凜凜自持堅臥不起今上御極首以公為尚寶少卿公遂巡兩年而後出擢太常少卿管光祿丞事公物望既高士論攸歸旦夕可柄用猶勤於吏事如初服官時已巳冬都城戒嚴倉猝無可倚公謂非起孫高陽不可孫公出而四城復公功第一公尋引疾歸為四書說約教授如曩時公之學本於餘姚出入朱陸不為一家言天下稱其躬行實踐居七年定典瀕於危公家江村去定典一舍其子解元化麟侍太公以避公身入孤城為守邑令病守六日不能支公烈烈而死名臣言行錄公方移疾村居京遂辭且墓令子化麟侍父於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刃索衣公嚙齒大罵兵怒甚砍三刀復射一矢而解元亦不勝喪死於孝史藁化麟舉天啟元年鄉武士大夫爭訟於朝大司馬楊公文弱史藁楊嗣昌字文弱萬曆三十八年進平山海請處嗣昌不附逆聞於東林本無嫌遷交故侍郎郭鞏諱成廣西其鄉人有為訟寃者嗣昌以鞏已部民以聞於朝遂為給事中姚思孝所駁鞏故麗名逆案而思孝附東林起復嗣昌力辭林件後以父憂去九年秋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林起復嗣昌力辭不許嗣昌有口才酬對敏捷帝信愛之嗣昌銳意振刷欲大舉平賊僕信熊文燦薦之及文燦受事即議撫嗣昌復陰主之而文燦卒僕事將一年秋大清兵自牆子嶺入嗣昌主和議以筭外難滅請將持重毋輕戰將益彼此觀望州縣失亡相繼行司凡

大清兵北旋亡七十餘城巡撫陳祖望張其平及州縣行司凡

三十六人同日奔市而嗣昌貶削不及十二年九月命督師剿寇

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破洛陽福士遇害二月獻忠破襄陽執襄王

子以病卒報

知公為深言公生平大節不當徒以狗城褒朝廷特

莫能明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贈公大理卿廕子賜祠祭葬如禮且易名焉史蒙事開贈大理卿諡忠節救宥同建祠

冠帶善士完子公墓誌銘盧氏崇祿壬午家乘

吾族爲玉川公全後而世族於宜興之茗山于是相傳爲茗嶺盧氏云若完子公諱立亮者則余叔祖行也係曾叔祖處士友泉公冢子友泉公設誠致行尊儒喜施先曾祖懋岡翁恒契重之以故公克率義方復與先大父善學行相砥迥然塵埃之外也公生二十五齡友泉翁即見背悲號痛賁殆不能生事母李太孺人備諸艱苦孤孀自倚罄慈孝于一門此宗黨所共稱者生平更多隱德如遺金弗取堅伺主者歸之幾於古人高義借三弟同處無私財無偏愛無間言在昔張公其足侈口耶至兄弟後先成室計口授餐公于奴僕必取其老稚者器用必取其舊樸者田廬必取其陋且瘠者是尤人情所難李太孺人寢疾公身請于神百計護持卒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不起居喪廬墓若將終身又嘗自營葬地痛諸弟早世即以妥其靈篤念友于存沒靡間焉公持已謙抑接物平和排難解紛爲一時長者先王父亟稱之庭訓甚嚴啟口不忘勉勵命題課義惟日夜孜孜君忱恂博洽聲籍鬻宦固即予諸父行而髫年執經以事者也邑宰饒公重公懿行嘗爲式廬有山林逸叟之贈晚歲尤嗜星家言間有吟詠復手訂家乘及性理醫書編迄於望七之年猶善餐解飲謂耄耋可期何意未至古稀溢焉朝露嗚呼痛哉彼蒼蒼者何不少延哲人乎公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九月廿二日卒于崇禎三年七月廿一日享年六十有九配士族水西王公棖女子二長國縉邑庠生娶文學卜公坤女癸酉文魁卜公以學孫女次國紳娶長林徐公承女孫男五象象象良象豐國縉出象渙象濟國紳出縉紳於公卒之年十月四日葬于古巒山之原時余

以參藩備兵畿左聞而心摧茲叔氏敷梗概遠相過從讀至端坐
易簣含笑以逝而知公生平明德碩修不愧不忤寧止家庭骨肉
間哉夫幼不誌尊然族有大君子而泯沒之笑其忍況重以叔氏
之請乎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敬爲銘曰

茗山之族裔出玉川有隱君子希踪古賢孤危瀕險處之泰然純
孝篤友生也罔愆自行坦衷沒也永年其魄雖捐其神永縣宏本
厚枝獲天者全承哉仍哉賁于丑阡

乾鼎正氣集

卷三言三五

五

盧忠肅公文集卷二

明盧象昇著

涇縣潘錫恩校

涓隱園記 園未構而記先之明吾志也

陽羨桃溪在邑西七十里萬山環匝林壑鮮深溪水漣淪其中復

有平疇墟落廣雅曰落居也案映帶左右真習靜奧區也出城舟

行雪蓑煙寺間縣志宜興十景有雪蓑泝泖及穀山煙寺自邑舟

行凡數百曲乃至溪涓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垂垣清流繞堦蒼

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繞其後籬落雞犬景色蒼鬱衡門數尺

不容車馬今將鑿石為額曰涓隱園門以內松徑桐蹊花棚竹塢

及所謂雙桂軒斑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家君年來稍廓

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顏曰

讀書樓列架滿其四懸籤萬餘唐書李泌為鄴侯多書經書用紅

牙籤史書用綠牙籤子書青牙籤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六

集書白牙籤韓文鄴侯多藏書插架為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週

以復道遠以迴欄丹堊不施綺繡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令溪山

煙月據吾坐上時時遣我岑寂啟樓後望作露臺與復道平寬廣

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磁甃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長瑤琴

一彈李白遺我綠玉洞簫一弄前漢元帝紀鼓琴瑟吹洞簫此亦

吾之丹邱也楚詞遠遊仍羽人於丹臺名敞居鐫片石識之去臺

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為院宇曲室數區宛委而入東西莫辨巖壑

同幽為避暑室三楹曰月窟唐張說月窟窮天為煖室三楹曰旭

塢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開隙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壠其

間值山雨乍晴吟誦餘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

時亭毒老子道德經亭之毒之注亭以品其形毒以成曰明農逸

聖此樓以後之大槩也樓前三丈許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

怪石於蓮茨間可據坐以釣壘石爲島嶼峙乎中流荷香盪時或
一披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列仙傳華山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積水未嘗增減

再前丈許編柏爲蒼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雙桂軒

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適至汲清溪以養茗採

園菓而開樽藉草飛觴蔭桐點筆搜討疑義則代塵以松枝南史張機傳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松林寺敕機豎嘲弄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機曰可代塵尾

風月則取茵於花片樂不取乎絲竹禮無拘於送迎堂前寬平令

有餘地石丈可呼石林燕語米芾慨諸好奇知無爲軍初入州縣呼曰石丈故所以名吾堂者於石於友有取焉花須茂密樹貴

蕭森松檜竹柏棕櫚高杉有不瘁之顏後彫之操吾愛其貞牡丹

芍藥桃梅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尙其不寒儉蘭桂臘梅茉莉有激

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梧桐蓮菊以及水仙

秋海棠之屬並以韻勝石菖蒲薜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並

以幽冷勝橘柚葡萄香櫟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實復

具珍珠咸當博求佳種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有至於如此視古

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乎然木石煙霞造物不忌吾將奢

取之平生無他嗜好林泉圖史之癖苦不可醫一行作吏與山靈

別且十五年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作怒濤聲聞於兩

岸矣長鬢韓愈詩二奴長鬢不從里中來話其崖畧莊子知北遊篇夫道難言

爲汝言其崖畧也邊際也畧崖畧也尊鱸之思寧待秋風而後起乎晉書齊王四

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遂命駕歸司馬東曹掾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家有藏書

千卷久束高閣日事馬足車塵今謀歸逸方當覓綠醅紅歌縱酒

歡樂願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活北史高昂曰男兒當橫行天

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作老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博士又遠去城郭索居荒寂想聞者當爲捧腹史記曰者列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

然亦各從其志不可強也猶憶少時每讀書至生於憂患未嘗不低回三復斯語年踰二十筮仕得司農郎持籌窮日夜如是凡三載出守天雄值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視爲郎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備兵畿南鎮撫鄖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任討賊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週無云家矣今年東西兵闌入上谷奄至近畿倉皇奉詔入衛介馬馳三千里敵旋遁去再佩賜劍督諸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西回及灤陽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冒朔風朔雪束馬度飛狐之塞屈指前後在兵間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馬前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疊疊賸書紛紛奏檄脣焦腕脫無間晨宵徧衷歎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腸之輩復環伺而思剗刃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聖明生全以有今日豈非倖哉然深悔服官太早未及多讀古人書所在蹈危履險觸忌招尤先哲所云濟變戡亂之道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無期今年三十有七馬齒漸長心血已罄夙興夜寐劾一割於鈴刀倘窮邊稍有起色敵騎不敢南窺當控天聰亟辟賢路角巾竹杖晉書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旣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歸釣谿湄盡發藏書流覽今昔究養生之祕典窺述作之藩籬致甘旨以奉二親討義理以訓子姓昔日谿中魚鳥應有狎余者山靈豈終相笑乎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得毋爲烏有先生之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晉王羲之有蘭亭記又晉轉書石崇金谷一名梓澤瞬正墟何物不等空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睡熟畢四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是觀客首

家訓三首

烽火三月家書萬金唯昔之言不我欺也人生於情余豈

異類然性躁而懶軍士旁午前漢霍光傳使者旁午注旁午分布也韻會一縱一橫曰

旁午猶言知交謝絕殆非斯人之徒矣爾親在堂定省越

三千餘里音塵偶及潦略數行至室人以及子弟即平安

二字不暇問亦不暇書自乙亥仲秋歷丙子季夏長鬢僅

一往還無可為家計者于是效老書生作訓詁語持之以

歸不審於義方於閫則奚似

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

間違二親之定省埽蕩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

乾坤正氣集

卷三頁五

四

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遊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

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

府酣歌恒舞斯造物之僇民庭以內惴惴無華前漢劉向傳發誠惴惴後漢章帝詔

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

之常談惟我一生自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為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

生為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冶容家無長物晉書

王恭傳恭自會稽至都枕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枕謂其有餘因求之

恭輒以簟送焉遂坐薦上枕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長音

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

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

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稔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

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寄訓副室

惟爾爲糟糠之亞宜佐闕政於無愆誠心以撫諸兒小心以事親上修母道而循妾規理中饋維勤安清貧若素其不爾疚也余受專征重任久謝兒女之情身任戎行止此數言相勗

與族父某書

公孫婿同邑文學丁位南家藏墨蹟

流寇已至數萬矣西山一帶布滿山谷沙河臨洛邯鄲亦時時被其焚掠初八日親率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黃寺安撫先遇馬賊數十俄而數百俄而數千倏忽之間老營俱至將士恐懼之甚咸思散逃立斬一人徇於轅門身自督戰斬賊首十四級射打死傷賊百餘人我兵亦傷一十三人此可謂全勝已經具題矣但河南有鄧左二帥鄧理左良玉爲阻山西有曹張二帥曹文詔張應昌爲阻西南俱

乾坤正氣集

卷三三十六

五

無去路只得向東北來丁撫臺

魁楚河南永城人

標下官兵眞所爲將驕

卒懦人各一心而某公全無撫御之方如此做去院道不知死所矣塘報奉覽并希致聲邢丈蔣兄二公

與豫撫某書

六年正月豫撫樊尙崇失事二月以乞職代之

戎馬倥偬之場屢荷足下訓誨指提五內不勝銜戢駑駘下質負乘多端流寇一事苦無結局之期而足下乃以實心任事謬加獎借某汗且涇涇下矣畿南晉豫會剿之局雖同而籌兵之局各異晉不必論矣豫不患兵少患兵多更患將兵之人多尤患將將之人多如足下所謂聚訟者是也若畿南則不然事權未始不一兵力亦可支持獨是上焉者威不能克愛而下焉者力不能從心今南北之賊爲重兵所驅俱聚於遼順樂平諸處邢河一帶到處可憂某止率標下步騎千餘身探虎穴台翰到日正在啟行芻九萬

分一切情形不能縷悉所拜雙幣真不啻解衣衣我如此至愛何敢不承但鐵馬金戈中弗遑莊勒尤望知我之鑑耳

寄外舅王帶溪先生九首 阿巳檢討萬菴 青家藏墨蹟

比來署中人口仗鼎庇竊安只陽平十一城旱魃為祟人情皇皇頃步禱於紅塵赤日中凡半月而霖雨始至雖非大有之歲懷中赤子其或免於顛連矣石萍老叔翁不意忽遭嚴旨訊究工曹發銀之弊沿習已非一朝巡視者不與收支乃竟獨當其咎為之慙然佞聖怒難測二三大臣之在事者亦不敢深言倘得究賊從輕免於議罪則幸矣頃長賢人都一問其眷屬安否并詢慰石翁得其報柬亦知鬱鬱難堪也

愚甥三載郎曹兩年郡守凡事只從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計夢中亦弗敢與聞然須舉朝知之僚友知之十一城縉紳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六

士庶知之方能踏定腳根明目張膽以自豎近亦久而相信矣前後開釋冤獄凡十七起計可百人而檄所司減耗薄罰以蘇民繕器練兵以禦盜事事身先之此一念血忱可對君父對地方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轉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為州縣師帥責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于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需佐以拙選拙詩為外舅博粲下衷未罄副羽便再陳

日來流寇奔突畿南一帶處處應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邊交訂大厦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體雖日弱時時以風燭為虞然不意竟舍甥輩而長逝也報劉無日痛念

何勝承外舅慰存感激欲涕明春當決計圖歸以完祖母襄事也
差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甥此行莫非王事而間關至此凡可以報朝廷者敢惜頂踵但心
長力短不免終夜以思茲者外舅暨家眷跋涉長途又增一番挂
念糧艘盛行恐多阻滯幸有舍珍師及淡游丈相與朝夕舟中不
至寂寞倘河若效靈風帆安穩計午月初旬定可達里門矣鄖西
之賊尙盤踞于房竹山中甥初五日渡河十一日入宛此卽撫屬
地方也兩次官承接到細詢彼地情形真萬難措手所苦者尤在
三省呼應不靈客兵雲集爲害而行糧月餉一毫無措今日鄖襄
事勢雖使孫吳用兵孔桑司計亦將垂首坐困仰屋呼庚而况庸
謏如甥者乎言念至此真食不下咽時事多艱聖明宵旰分爲臣
子當竭心力以報之未知天從人願否耳蔣澤壘尙在鄖城今約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於襄陽交代大約十五日抵襄也一至彼中卽當走役徑送家信
於京口相候嗣悉地方情形冗中不能多白

清和朔日自灘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鄖陽千難萬苦
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日在深山絕
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夫起居於鄖城止一空署一切
俸薪公費贖鏹因所屬六城俱陷毫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揭商債
二千金如此情形卽石人亦且下淚然不意鄖事之難之苦之貧
之殆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在堂
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疆危地實有不可且再過一兩月或皇
天相佑數十萬流寇霧滅煙消從咨料理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
日耳

鄖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斬首萬餘

地方已救寧矣所難者收拾破殘圖維善後耳茲特差官承船隻
迎請兩親仍望外舅同行引領以俟

水枯舟滯警報時聞外舅不惟受勞兼煩遠念咫尺天塹其奈之
何連日賊情橫甚幸以奇兵擊卻之然衆至十餘萬向後尙源源
而來卽萬兵不能克況千人之旅乎如此情形時告君父甥家信
疏二塘報一外舅寓目便知苦難矣聞舟行已至光化若權宜俱
換小艇以多夫勤拽則五晝夜定達鎮城瞻侍台顏當在初五六
耳骨肉聚首一番便可督兵親出以報皇上也顛俟何如

流寇之警經年拮据軍中妻孥多病不能回署一顧甥賤體亦覺
委頓但以事關朝廷地方不敢不勉今幸聖明知甥之勞每有特
鑒卽不望酬庸敘賚而將來或可免於臯愈倘得結此難局解組
言歸與樵父漁人共老巖穴沒齒有餘樂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八

寒暑相催光陰駒隙甥以子然一身獨處大風波患難之中萬死
一生爲朝廷受任討賊之事海內竟無一人同心應手者惟見虛
談橫議之徒坐嘯畫諾之輩望恩修怨挾忿忌功胸鮮隙隙明喙長
三尺動輒含沙而射不殺不休若非聖天子明察賢姦任人勿貳
則甥已早斃于刀鋸鼎鑊之下矣天乎人耶聽之而已頃吳奉南
回曾寄薄俸數金家訓甘册彼時原欲具禮而軍事旁午遂不能
待未知已達外舅處否也妻子在五倫之中甥豈不念貧窮乃六
極之數甥豈不謀然一生心事已畧見於家訓中矣今日賊勢愈
剿愈多大督洪公亦苦支持不住甥轄七省其難百倍于秦欽限
五月蕩平蒙皇上於愆期認臯之小疏以溫旨裁答愧懼欲死向
後結局固難歇手不得惟殫精竭力以圖之而已倚馬匆匆不盡

欲言

仲秋六日遣役齋奏北行專候台履時老年叔已出國門矣竊思封疆之臣盡心王事如老叔者有幾而偏遭陽九之厄能不令人疾首灰心然而綠野優游以視紅塵搶掠利害勞逸相去殊懸未必非天之所以全至人也如其木一謫庸輕躁之流遭時多故勉事馳驅長安照管無人自投於甯今楚鄖流孽雖就枚寧而漢興商雒之間強寇叛兵鴟張未已捲土重來之患政未可知加以今秋鄖屬大饑兼多沒於疫者子遺盡矣至大督諸鎮之兵所用行坐糧不下十五六萬而唐中老楚撫臣唐暉所佈防禦主兵及鄖之毛兵標勇支給者又不下數萬部中不宜銷算中老又以鄖襄事欲某一力擔承渠止認荆承之役通計全楚所用餉銀已踰三十萬荆承數少鄖襄數多中老處易某處難此時鄖兵尙未他徹毛兵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九

石砬又未便遣行而鄖鎮折色銀已斷絕經月本色米荳至閏月之半亦顆粒無矣前增兵小疏暨停徵修城借穀諸款雖蒙聖明許可下部速議而司農司馬方急宣雲讖輔之敵情未免稽緩時下已再疏促之矣某滿腹深憂只因鄖鎮奇苦奇窮又代三省擔荷重擔功不欲居學無可卸尙祈老叔多方指教之臨啟依切

昨秋家叔回里曾肅狀恭叩起居并伸微懼已託公郎年兄函致想得達台前矣老年叔當代正人中外仰重此番遭厄公論實爲不平而於品望則秋毫無損也且邇日世途風波百千其狀青山綠水遠勝紅塵中光景萬倍唯願老叔九如駢集願養天和以膺無疆之福并祝四世五公之發以竟正人君子之施某自抵鄖中萬難萬苦多方飭備於是極險僻淒涼之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叛兵逃卒聚於鳳隴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

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潼關白漢入郟者前後二十萬自潼至豫者十餘萬自商人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爲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孤郟三面皆危前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爲言設處二字不過空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到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郟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郟中公署某適馳防棗陽不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言之淚下鄧將軍是有氣槩肝胆人其兵向日屢譁大費調攝此時又奉旨援楚卽當專致盛意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令楚省設處後來續請者亦然此明明陷某于死地也隔手錢糧卽坐派正額尙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大刻俱拜領及分給諸君并轉寄賈浮老者一一領命所論疏稿容某回郟之後如數簡查奉報此時行間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十

相隔書役相隨戎馬之場一時未能旋鎮懇希慈亮某自受事于郟兵興煩費正額而外俸薪皆盡于此而贖緩等項一無所有以至解京贓罰兵餉頻呼籲于皇上求免而不可得此際稱貸無門那移無路束手待斃只在旦晚間不必大寇之來也郟事終不可支言之浩歎銷算錢糧布政司所派協濟之數唐中老不肯認今此項皆虛懸而客兵支餉不費經今半載委官會查尙未得妥且頭緒難清未知作何究竟稍需時日當以刻本呈電也流孽犯豫犯楚以及江淮吾鄉亦在震動矣不知撫臺公祖移鎮何方恐大江而北亦甚費驅除也手稟不虔緣在戎次九頓肅謝未旣銜結之思家君在郟相去六百餘里故未遑附候并此代陳另容尚叩台萬臨函不勝頂祝之至

時事如縈絲宦途如奕局塞翁得失達者曠觀憶自去年承乏郟

中勉力支撐迨至十月間鳳竇大寇以撫事失宜叛卒飢民黥寇合夥四潰而出秦楚豫三方如鄖津如內浙如宛雒隨黃流毒幾遍乃江淮一股震驚祖陵尤爲異變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師夾剿羣寇遂由潼關內浙諸路盡數歸秦比來日聚日多其數已至二百萬矣皇上銳意蕩平調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帑金百萬餘兩限六月完局今轉盼已五月矣賊黨數十倍於兵又秦中殘破已極災荒異常從賊者如歸市向後不惟賊未可盡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鋌而走險天下事更不忍言耳某本至庸謏不倫日日憂兵憂餉東堵西防每當危窘之時輒思策馬冒陣以報皇上幸而奉旨新設之鄖兵陸續已有二千已成一旅賊來緩急尙有所恃而鄖餉楚濟猶能計日支吾鄖土瓦全職此之故然不意復有楚省之移也自去冬迄今長安音問斷絕未悉就裏情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十一

形大抵京卿諸公鑑於鳳陽之失以興都亦陵寢所係故不欲窺足耳家君於冬季抵襄正月初赴鄖半年來某未嘗在署晨昏缺然擲此身於紅塵赤日付入口於虎穴狼巢無不爲某稱危者茲于六月之望舉家移之襄中矣老叔前損隆貺久勒五中愧未報酬萬一謹茲端役虔候起居并以拙刻呈教統惟慈照焉臨啟依切家大人于清和閏月初二日抵白登公署某方西闕大同完八路之事乃得趨庭定省時已望前矣親舍久離不能早自引退講求保身事親之道徒使白頭老親遠馳紫塞跋履長途非計之得也又老母體弱憚于水陸之行難以迎養宣雲危苦何日脫離言念倚閭腸迴日九邊事大壞某素奉教于長者不敢不盡心爲之只錢糧匱竭措手萬難而中使如麻十羊九牧某雖嘔盡心血終亦徒然耳近日將才極難兵心亦渙聯絡人心搜羅智勇乃封疆要

務祈言高崇讓者已經他移仍當物色之用資緩急也憑穎不盡
瞻企

塞北江南夢思耿耿故園松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悵耳家君
自抵署來精神不甚爽適某亦病苦相尋總之邊地風塵消磨氣
體豈人而鐵石乎宣雲亢旱近始得雨斗粟四陌舉家幾欲食粥
而邊人猶以為佳歲也屯事頗難某力排衆議百計經營適已畧
見端倪羣情漸為鼓舞惟是見小欲速終無成功需之數年定有
遐績每發一疏心血為枯前所請教者止有初刻今并二刻就正
大方知老叔畱心世道必將開示謬迷願俟頓俟比北信日緊大
舉入邊在所必然宣雲麤亦有備來時當一挫之必不至如從前
猖獗控弦長驅耳荒塞無節可採不腆聊佐蒲葵一觴時為清和
閏月之廿四去朱明令節僅及旬也臨啟神往

乾坤正氣集 卷三 三十五

三

答陸筠修方伯

見周傑園藏春賦。行畧云爾時頻年征討師老財匱封疆在事諸臣多罹法網河南方伯陸公之祺欲掛冠去公作書勉畱之

今日居官何啻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
數真堪比隆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
牙露爪之徒環伺於餓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尚在人
世間又未能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乎不可名狀乎
觀此則丈所處尚在九天清恙宜霍然歸心亦宜淡然也天之生
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
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為吾丈解幸毋
我迂

與某書

同邑文學路養吾家藏墨蹟

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不謂縣力漢敬助傳綿力薄才師古曰力弱如綿乃當重任耶

楚封疆未靖中原決裂日間某以一身肩荷七省何異挾山超海之難年來鞠旅陳師血忱可對天日是以身家弗問人禮并捐聞問久疏維勤企想荷高情之遠注釋重贍以何期恃皇上仁如天智如日躬理萬幾芻蕘必采以氣數小之戡亂中興可奏於襄之績某今日亦惟肝腦塗地以報附於純臣之末而已成敗利鈍毀譽是非久已置之度外冬春來豫楚江淮屢戰克捷掃蕩有期然大寇強而且多動以數千萬計釀之十載今欲除之一朝卽有孫吳數十輩未易言也日事戎行心血已竭諸凡應酬交際槩不能修獨於足下迹遠神親每以疎闊爲歉附將一縷專叩起居軍旅中竟不能作寒暄語惟台照是荷

與少司成吳葵菴書八首

韓國華公孫歲貢生三水薰尹晉陶家藏墨蹟

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愁心誰行控訴某于視事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鈍曷敢攪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顛天瀝血然於郎中光景郎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鑒尙能勉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鄖土鄖民俱盡久矣郎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後經今八月幸賊衆未敢窺疆域郭人民漸圖安集修舉乃不意鳳延大夥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督四撫不知作何剿除某張空拳前漢司馬遷傳張空拳白刃李奇日拳弩弓也以四應懾矣孤踪在外暮不保朝一切應酬又俱斷絕長安中時論物情所不敢知唯有竭頂踵以効萬一如廳事雙雕之語而已足下鑒之

長鬚北來熟復手教注存真切感愧交并某勉力疆場各省流孽雖煩敝轄漸稱寧上蓋前後停斬繼以零星竄逃郎中大股俱盡

現今披猖於秦地者皆叛卒饑民愈剿愈衆非盡渡河之黨也疆場之事難言之矣某本孱質庸才偏處極危極苦之地屢疏陳控總之情極呼天而中外在事諸老終是痛癢隔膚誰是設身處地者某亦惟以盡瘁是期不負朝廷足矣頃如停徵如畱餉如修城如設兵無非一字一血乃請十得一豈非杯水與薪從來曲徇不相謀而程功焦爛今事後猶然如此能無深懼哉計無復之議屯田議借本窶人之乞情形愈覺不堪倘再不能如請且晚卽與鄖士鄖民俱盡矣足下讀中祕書乃異日爲聖天子調玉燭介正四時調謂之玉燭梁書簡文帝紀太平王燭爾乃議之鞏金甌者倘一昌言於朝某當五體投地延企何如軍中率佈曷任馳依

某方受事楚中而鄖境又爾告急且秦寇橫甚其勢叵測楚憂正迫兵食宜籌小揭二通此不啻秦廷之泣有一事一念不從朝廷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函

地方起見者天日鑑之矣倘政府諸公謀國心長憂時慮切施正議以安全楚以奠藩陵此社稷之福也冗極不遑多佈臨臧神馳雍中告急某裏糧於千里之外介馬馳援無非從封疆起見耳至博望得祖將軍之捷爲之一快詳在疏揭謹呈台覽文長洲文文肅公震孟何香山何公吾駒二公當時閣臣也二老先生不意遂爾去國令人驚疑其大畧可得聞乎某剿寇十事已拜五疏尙有五疏須待辭楚撫得旨大局既定然後言之統容類齊以呈尊覽臨啟瞻切

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尙非蕩平勝著必於正二三月內先剿盡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與之大戰二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禽

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尚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
股見剿兵漸集皆與闖賊合羣是以勢益衆多今奔東南一帶楚
黃鳳泗淮揚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行至葉裕間忽接邸報業
已得釋楚擔更可專力討賊某所爲極難而言路責備乃爾爲公
乎爲私乎某今而後總不閱邸報省此一番形迹於心足下以爲
何如三疏揭謹陳台覽如請上還宮及辭新秩皆臣誼臣心所不
容自己者至三大切要事宜實爲不識忌諱不諳時務多言多事
自取愆尤耳雖然重擔在身卽欲不如此不可得也小奴歸拜有
鼎賜兼承破格之恩感而欲涕寸絲一扇聊引下臆某於行吟操
管皆如夢中事供大方一噓而已短奏不虔臨函依切

某憊甚矣以數萬邊兵付之一無衙門無專轄之手而又不與以
餉封疆之事有如累卵某身何足惜哉一生學問惟有盡瘁二字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今豫中諸賊屢經剿殺盡遁入秦而楚地除郢襄餘孽時復來擾
其內地麤安然秦寇正猖未可言剿蕩也某與洪亨老事同一體
方圖選銳入秦合剿一切佈置機宜當另疏詳陳入告此時尚拜
認臯之本不敢多及也皇上天恩倘此身不卽就逮卽盡一日之
犬馬直至水窮山盡便束身歸命於朝廷耳頃見掌科嘗君名自裕
所論語語與弟相反弟何緣得此知已剛方拙直之人如帶一毫
巧猾軟媚之態豈至有今日乎頂門一針拜此君之益多矣荷馬
不能詳瀝主臣主臣

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

意不測如此然而雷霆雨露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竣也

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裏輪漢儒林傳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此時想已出長安門頃當國時

某避嫌未敢一致起居之敬今當於途次一爲祇候耳豫州諸公

以桑梓之故求備於某其或有德有言近情近理俱不敢知某惟聽之公論此時援雒亦因楚寇少緩不因掌科之多口也某肩千金之擔而過獨木之橋臨百尺之淵旁觀者不相憐而助之足矣恣意任情苛責如此世界盜賊安得不橫行哉爲之三歎

某自去年十月廿四日抵陽和屈指又五月矣太平督撫安享尊榮誰不樂就者時至今日到處皆以封疆爲陷窅而宣雲諸鎮更復何地何時記當日入援督兵東迫大敵自眞保以達良逐由近郊而馳建冷一月之內行三千六百餘里前後接朝中諸老手書皆以本兵相屬僉謂廷議已定促某早抵都城某答太宰司馬書凡五力言某非其人難以冒昧從事願終討賊否則任邊事之危難者以報皇上因是片紙隻字不與長安當軸往來後得宣雲中外皆爲某稱苦會幾何時而忽有爲不情之語者此不足有無輕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六

重但世道人心至此豈不太歎險哉某故明目張膽而言之駁疏以見某居官始末請討賊疏以見某報主本懷蓋某於封疆軍旅之事閱歷有年雖係駑駘猶然識塗老馬敵急則驅而當敵寇急則驅而當寇生乎今之世斷斷不免者與其中原之事再加大壞極徹如人病體已至十分又使庸醫妄投藥劑嗜慾腹其元神虛醫望而卻走然後再從而往治其能幾倖萬一乎是以及今請討此疏出于萬不得已之言廟堂或信或疑皇上或允或否某無庸心于其間也至若邊事之危且難更無有出宣雲上者喜此中在事文武諸公以及軍民士庶無不傾心信從比來百事皆有頭緒若料理一兩年大敵卽來斷非向年光景此某所可自信者但身輕如葉擔重如山安能自主哉豫楚江北士民以某在宣雲爲快望而三鎮之將吏兵民又交口謂某請討賊之非宜身在局中無

處村量足下何以教我

乾坤正氣集

卷三三六

十七

盧忠肅公文集卷二

涇縣潘錫恩校

09972

